



● 记忆·医学大师

亦师亦友 共同改变中国外科历史



裘法祖院士（左）和吴孟超院士

裘法祖，“中国外科之父”，其刀法以精准见长，被医学界称为“裘氏刀法”。吴孟超院士，国内外知名肝脏外科专家。

一位是中国外科泰斗，一位是肝脏外科之父，他们既是师生、又是挚友，他们共同改变了中国外科的历史，也共同演绎了医界的师生佳话。

1954年至1958年，吴孟超从查房、检查病人到科研、开刀，一直与裘法祖在一起。4年的贴身学习，让吴孟超直接接触了裘氏刀，“后来就学他的方法，基本上到现在，我的

手术开刀方法风格都是他教的”。

在吴孟超的眼中，裘法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他对待患者却非常耐心，他曾亲眼看到老师趴在病床边观察患者的小便剂量。1956年，吴孟超在裘法祖的指点下，开启了中国肝胆外科的探索之路，吴孟超翻译的《肝脏外科入门》一书，标志着肝胆外科大门的开启。

这本书，裘老一直保留着，吴孟超80岁时，裘老将它当礼物送给了吴孟超。

综合自《湖北日报》及《东湖》文学副刊等

（上接 A3 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陈大进
我心中的“纯粹”医生

从希波克拉底在大瘟疫期间造访雅典的行动中，从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我看到了“纯粹”医生的样子。从伍连德、白求恩、林巧稚、钟南山等医学大家的身上，我看到了“纯粹”医生的样子。

今年，从一支支抗击疫情的医疗队奔赴湖北武汉的协作中，我看到了“纯粹”医生的样子。他们医德高尚、医格正气、医术精湛，拥有科学脑、工匠手、人文心，是我心中“纯粹”医者的样子。

作为青年医生，对于纯粹医者的理解和践行，是行医不仅仅是治病，还是人文关怀，有一种良知与良心，有一种惻隐之心，更要有一种家国情怀。我觉得，人文精神的培养，主要在于医生职业内涵的培养。在现行医疗体制下，应当引起社会关注。

人文素养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积月累的过程。正如莫顿·亨特所说，不要想着远在下方的岩石，而要着眼于那最初的一小步，走了这一步再走下一步，直到抵达我所要到的地方。这时，我便可以惊奇而自豪地回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是多么漫长。

看好每一名患者，开好每一个刀，缝好每一根血管，与患者做好每一句沟通，注重好每一个细节，青年医生应从我们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持良好心态，我相信，经过这样的淬炼，我们将离“纯粹医生”越来越近。



建言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善意和善行，是最好的医者人文素养。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党委书记、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赖永洪

“医学科普是医学人文关怀的无形的防护服，它为老百姓筑起了健康防护墙。”

——上海市健康促进办副主任、上海市卫健委健康促进处处长 王彤

中国的抗疫取得了胜利，可以说，一方面是医学抗疫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就是医学人文精神抗疫取得了胜利。

——南京医科大学医患沟通研究中心主任 王锦帆

纯粹的中国医师，应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古圣先贤的智慧和力量，也应该扎根中国医疗的实际，成为具有新时代品格的纯粹中国医生。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工作部部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侯中伟

医学人文工作重在落地，切忌两张皮！医生和医院的“德”与“得”，应从制度层面来拓展路径。

——健康报社编委、人文文化编辑部主任 孟小捷

● 国之良医·前浪后浪②

做张老师的学生是我一生的幸运

▲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荆冰 宗俊琳

8月23日，由《医师报》社主办、着眼于医疗领域传承、创新、教育、发展等人文话题的“国之良医—前浪后浪”节目，隆重推出第一期。本期节目中，北京协和医院陈有信教授深情回顾了张承芬教授热爱医学、呵护患者、传承学生的辛劳一生，以及自己与导师张承芬教授一同工作、学习的点滴难忘记忆。他说，“做张老师的学生是我一生的幸运。”

本期节目由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袁钟主持。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特将这份饱含协和式传统气息的师生传承之情，与您分享。



张承芬教授（右一）和学生陈有信教授

老师把所有的爱
献给了眼科医学事业

袁钟：您的导师张承芬教授，为人处世具有鲜明的协和传统。作为学生，您对张教授的核心印象是什么？

陈有信：我的老师张承芬教授，1925年出生，1951年来到协和医院，她的老师是中国眼底病学的开山鼻祖罗宗贤教授。张承芬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了60多年。

她个头不高，可以说是身材弱小，但是内心极其强大，她内心应该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中国的眼底病事业做上去。70年代末，她又去了一趟美国，看到美国的进步和发展，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中国人一定要做好中国的事情。

张承芬教授的生活非常简单——家和办公室两点一线。她常年无休，风雨无阻，甚至大年初一也要到办公室去。她把更多的爱给了患者，给了同事，给了学生以及她钟爱的眼底病事业。

科研永远响应国家和患者的需要

袁钟：在眼科专业的发展中，张教授在学生心里种下了什么？

陈有信：60年代，张承芬教授写过一篇《1000例高血压视网膜病变》报告，后来成为眼科系列丛书。当时，

高血压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国家需要攻克高血压，她便做了1000例高血压患者的眼底观察，条件之简陋，难以想象。没有照相机直接扒开眼皮，用眼镜记录，即使条件极其艰苦，但国家需要，她就要做。

杏林著书 这是传承

袁钟：今年，在张承芬教授的纪念日上，凝结着张教授学术思想的新书《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病例精解》正式出版了！这本书由您主编，这背后有什么难忘记忆？

陈有信：当年，张承芬教授写就一本书《眼底病学》，她说这本书献给她的老师罗宗贤教授。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眼底病的床头必备经典之作，也是张教授的心血之作。我读博期间，她正在写，花了至少5~6年时间，扉页上写着——“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恩师罗宗贤教授”。

我们赶在张教授的纪念日之前付梓出版，我也在书籍扉页上写下——“谨将此书献给为眼科事业奋斗一生的张承芬教授”。这是传承。

学生的任何光辉
都是老师光芒的折射

袁钟：您和张教授之间的师生情，有什么难忘的回忆？

陈有信：我的老师张承芬教授有一句名言：为不求人而学医。但是为了我的事，她至少求了两次人。

当年，我来协和读博士，了解到一种新技术，放寒假之前，我向张教授交了3篇相关的综述。她觉得我可能想做这个题，但中国没有此类设备，于是，她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向领导求情，通过租赁公司将这台机器买下，再租赁给协和，给的是最低息贷款，这才使得我获得机会，完成了此类项目。之后，我们将这类技术引领为行业乃至中国的第一，几乎都是靠这个机器得以实现。

当时，我是一名军人，想留在协和并不容易。张教授想尽办法，才把我留了下来。其实，无论业务的教导，还是生活指导，她都结合学生的兴趣和专业，为学生铺垫了很多路。

“学生的任何光辉都是老师光芒的折射”，值此教师节之际，献给我的导师张承芬教授！也献给所有老师！感谢老师当年的教诲和大爱！



阅读原文
扫一扫